

吃亏是福(14)

试想孩子在众人胁迫下,勉强说出“对不起”三个字之后,他的内心更善意了还是刻薄了?他对弟弟的好感到底是增强了还是被削弱了?他从此以后变得更理性了还是更情绪化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伤害的其实是两个孩子。那个3岁的孩子虽然得到了一句道歉,内心深处是否也被埋进了一些得理不饶人的俗念?

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家长当然可以建议5岁的孩子给弟弟道歉,轻松的气氛下,孩子多半是愿意表示歉意的,如果不愿意,家长先代孩子表示道歉,给孩子做个示范。然后告诉两个孩子“好,没事了,你俩再玩去吧”。这件事情到这里结束,那么不光5岁的孩子挽回面子,从这件事中得到了教训和做事的分寸感,也学到了宽容、乐观,3岁的孩子也同样能学到这些东西。

儿童的世界非常单纯,很多所谓的问题,其实是成年人强加的,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把孩子间的冲突关系看成是“犯错误”,尤其是看成欺负和被欺负的关系。现在很多家长会对孩子说:我们不欺负别人,但也绝不让人欺负。或直接告诉孩子:你不要主动打别人,如果别人打你,你必须还要还手。甚至有的家长为了强化孩子的自我保护,会对孩子说:如果你在外面挨了打,不还手,回家我就打你。

这样一种教导,可能让孩子学会不吃亏,但人生很长,“不吃亏”到底是一道护身符,还是一种隐患?发生在成年人世界中的无数事实已让我们看到,从不吃亏的人或报复心重的人,反而活在十面埋伏的危险中。

比如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女朋友和他分手后,另找一个男朋友,他就去把人家杀死,然后再自杀。这样一种行为,表面上出于爱,实际是出于恨。狭隘的复仇心理让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毁灭一个让他有吃亏感的人。

大部分“不吃亏”的人虽然可以活得一生平安无事,但“不吃亏”真的为他赢来更多的幸福了吗?

我曾遇到一件事。我女儿上幼儿园时,有一天我去接她,带她在幼儿园院子里玩滑梯时,突然听到旁边一位妈妈叫起来,原来她发现儿子胳膊上有一块发青,上面有牙印,看来是被哪个小朋友咬了。这位妈妈马上声



尹建莉 著 最美的教育最简单 作家出版社

色俱厉地问孩子“谁咬的?”正在高兴地玩着的男孩被妈妈的语气吓着了,一下子哭起来。这位妈妈又大声询问孩子“这是怎么回事,谁咬的?”边说边用眼睛向周围的孩子看去,好像每个孩子都有嫌疑。小男孩不回答,立即拉着妈妈的手就要走,边哭边说:“我不玩了,咱们回家吧,回家吧。”这位妈妈却不依不饶地拉着孩子去找园长,要问个究竟。

看着这位母亲一脸怒气地拉着孩子往园长办公室走去,我心里真替她的孩子难过。相比孩子的纯美和自尊,这位妈妈的行为多么粗俗不堪。她不光在丢孩子的脸,也在破坏孩子的人际关系。她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爱孩子,不如说是出于计较和报复。事实上她最爱的不是孩子,而是“不吃亏”的感觉。她这样处理,只是让自己的感觉好一些,却已经让孩子“吃亏”了。

中国传统智慧“吃亏是福”被无数人奉为一种生存哲学。它强调的不是忍气吞声,而是以豁达之心看待世事。所以它不是来自压抑,而是来自气度和容量。可是,如果一个孩子从小被教导不吃亏,怎么指望他能在成年后悟出“吃亏是福”的深意,怎么能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胸襟?

当然没必要走极端。

有些家长深谙吃亏是福的道理,也希望培养孩子无私的品格,遇到孩子和别的小朋友抢东西时,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出让,这种做法也不对,也是走极端。

因为自私是人的天性,就像卢梭说的那样:我们原始的情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所有的一切本能的活动的首先是为了保持自身的生存和自身的幸福。所以,第一个正义感不是产生于我们怎样对别人,而是产生于别人怎样对我们。一般的教育方法有一个错误就是:首先对孩子们只讲他们的责任,而从来不谈他们的权利,所以开头就颠倒了。

幼儿尚未建立合作的概念,自己的玩具不让别的小朋友玩,或抢别人的玩具,这都是正常表现。强迫孩子出让自己的利益,这种做法并不能培养孩子的大度精神,反而强化他的紧张感。如果一个孩子感觉别人总是侵犯他的私人领空,干涉他的事情,他会变得特别警惕,表现得更自私。

(明日关注:如何给孩子做心理辅导)



◆ 向林 著 独白者5:导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催眠师(11)

曾英杰诧异地问道:“为什么要调查这个人?”

沈跃的心里忽然有些激动,回答道:“闹四通车祸案最后的真相应该有一个结论,现在是时候了。”

沈跃在省公安厅厅长的办公室里见到了那个国安部的人。眼前的这个人四十多岁年纪,看上去文质彬彬,沈跃觉得眼前的这个人不大像传说中那个神秘部门的人。

厅长介绍道:“沈博士,这位是国安部第七局的欧阳局长。”

欧阳局长却即刻纠正道:“副局长。沈博士,本人欧阳林,久闻沈博士大名,今天终于见到你啦。”

沈跃疑惑地问道:“第七局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来找我?”

欧阳林解释道:“我们第七局是反间谍情报部门,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非沈博士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沈跃还是觉得奇怪:“为什么?”

欧阳林道:“我们路上再说吧。”

随即歉意地对厅长和龙华阁说道:“对不起,事涉机密,这件事情我只

能告诉沈博士一个人。”

厅长和龙华阁当然理解,两人亲自带着一帮警员将欧阳林和沈跃送往机场。在路上的时候沈跃觉得很奇怪,问道:“不是说去机场吗?怎么是这个方向?”

龙华阁低声对他说道:“这是去军用机场的路。”

沈跃嘀咕着说了一句:“看来这件事情非常棘手,连军用飞机都用上了。”

军用机场位于这座城市的西边,距离城区五十公里之外。现在是和平时期,这个机场上的飞机并不多。欧阳林与厅长和龙华阁握手道别后,和沈跃一起上了停放在停机坪上的那架孤零零的小型军用飞机。

飞机里面像一个小客厅,沙发茶几一应俱全。一位军人过来问道:“两位首长是喝茶还是咖啡?”

欧阳林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沈跃,沈跃道:“就喝茶吧。欧阳局长,我们开始工作吧。”

欧阳林看着他,说道:“这一次你要面对的这个人,他也是朝冈太郎的弟子。”

沈跃这才明白了国安部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接他去北京的根本原因。

飞机很快就起飞了,军用飞机的速度很快,开始的时候沈跃有些不大适应,当飞机到达稳定的高度后欧阳林才将起案件的情况对他作了简要的介绍。

两天前,北京举办了一次新型材料学术会议,前来参加会议的都是世界上顶尖的材料科学家,其中我国的一位材料科学家的论文在会上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这位科学家名叫杜凯旋,多年来一直从事航空新

型材料的研究,他的这项最新成果将用于未来航空、军事领域,对我国航空、军事领先全球有着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这次的学术会议只是一次单纯的学术交流,并不涉及新型材料具体配方的机密,不过国安部门还是对杜凯旋采取了严密的保卫措施。会议期间,一些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相互交流,私下相互间的拜访也很频繁。杜凯旋早年在某国知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次会议期间他接待了一位当年的同窗斯蒂文,两人见面后都非常高兴,交谈了近一个小时对方才告辞离开。国安并没有怀疑这件事情本身,也完全相信杜凯旋那位同窗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而问题在于杜凯旋那位同窗的陪同人员身上。

那位陪同人员名叫凯文,英国人。两年前美国也举办过一次同样的学术会议,当时凯文也曾陪同斯蒂文一起去拜访了美国的一位航空材料科学家,可是时隔不久,那位航空材料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就在俄罗斯得到了应用,这件事情让那位美国材料科学家和FBI大为震惊,后来经过调查发现,那位美国材料科学家和斯蒂文都曾被凯文催眠过,FBI直接将怀疑对象指向了凯文。可是事情已经发生,而且FBI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由于中美之间并没有情报共享的合作关系,国安局也是在事后才觉得这件事情不大对劲,因为当斯蒂文离开后不久杜凯旋就忽然出现了头痛的症状,国安局这才启动了对斯蒂文和凯文的调查程序。

国安局马上请来了一位知名的催眠师,果然发现他有过被人催眠的过程,而且高度怀疑就是凯文通过催眠的方式盗取了杜凯旋记忆中的新型材料配方。国安立即秘密拘捕了凯文,同时调取了凯文最近所有活动的监控录像,还有他的通信记录和电子邮件等等,但是却并没有发现有任何的异常。

(明日关注:破解密码)

扩张(22)

汪曼云如获至宝,马上动身去香港,把这份资料送给了杜月笙。杜叫他的秘书关起房门整整抄了两三天,才交由汪曼云带回上海还给李士群。汪按照杜月笙的吩咐,在香港买了一只金怀表与两套西装料送给了李士群,以表示感谢。凭此厚礼,李士群终于和杜月笙搭上了线。此后,每当李士群和军统在上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总是由杜月笙出面调解,替双方摆平,此乃后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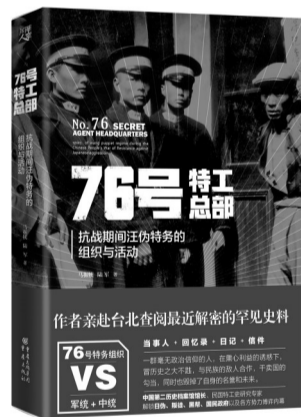
苏成德是一个老牌中统特务,是李士群留学苏联时的同学。上海沦陷后,他是中统上海潜伏组的负责人。苏成德眼见丁、李两人在日本人手下混得如此风生水起,加上重庆方面所给经费甚少,深感难以在上海滩的洋码头厮混,竟自动送上门来,一头扎进大西路67号,心甘情愿落水当了汉奸。苏成德呈给日本人的见面礼是中统上海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凭此情报,丁默邨、李士群两人在日本人支持下,一举将中统上海组织破坏,除区长徐兆麟逃脱外,中统上海区40余人以及电台、密码统统被缴获。

这几十名中统特务落水当了汉奸,让丁默邨、李士群顿时觉得身家壮了不少,在日本人面前说话腰杆也直了些,一伸手,又向日本主子请气讨来30万日元,还有大批枪支弹药。丁默邨、李士群一伙在大西路67号内挂起孙中山遗像以及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两面旗帜,打出汪精卫的招牌,在租界内开始用金钱拉拢各方面中国人。正如曾参与伪政权的金雄白所描述的那样,“从正金银行提来整箱交通银行发行的十元新钞,是有它无比的力量,‘和平运动’的潜势力,立时在上海社会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每一家

报馆中,不问是商办的或官办的,都已有了汪方的地下分子潜伏着,报馆中的动态,重庆来的指示,每一个人的言论,每天都有详尽的报告。若干报纸在消极态度中逐渐转变,对汪方减轻了抨击的成分。甚至帮会方面也发生了关系,青帮如张啸林、季云卿、张德铭等;洪帮如徐朗西等,每个月都送去一笔可观的数目。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政治部的主要人员,也先后有了默契,避免了无数工作上的困难。上海社会之间,有人竟然偷偷摸摸地钻寻门路,有人竟然扬扬得意地告诉别人将不日飞升。任何一个政权的创建,定然会有大批攀龙附凤的人。汪政权在未成立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在沦陷区中的有利环境,以及足够的经济实力。这种现象,应该他同样不足为奇。”

青帮是自清代康熙以来占据上海滩第一大黑社会势力,影响极大。民国后被国民党加以利用,成为统治者的工具。抗战前,李士群得到过青帮头子季云卿的帮助,此刻,李士群不由得垂涎起青帮手里遍布上海滩的徒弟徒孙们。那些流氓打手有奶便是娘,李士群准备用金钱将其收买过来,扩充汉奸特务势力。他找到季云卿请他帮忙,季云卿先把在沪西开赌台的朱顺林、许福宝介绍给李士群,但这两人因赌台收入丰厚,不肯为76号卖命。其后,在李士群的极力要求下,季云卿将干女婿吴四宝介绍给了李士群。

吴四宝,又名世宝,江苏南通人,生在上海。其父母以烧老虎灶卖开水为生,可算是地道的城市贫民出身。年幼时,父母双亡,吴四宝



◆ 马杰培 陆军 著 76号特工总部 重庆出版社

随姐姐生活。因其姐夫是上海跑马厅的马夫,吴四宝也成了跑马厅马童,同时还替巡捕房办些杂事,人称“马士斯小四宝”。

成年后的吴四宝身材魁梧,凶狠好斗,因与人结怨,仇家以一副金手镯的代价唆使佣人放火烧死了吴的儿子。不久,吴四宝又发现妻子与人私通,因对方来头很大,吴四宝不敢出面与之争斗,只能暗中生气。一次酒后向其小兄弟们倾诉,他的狐朋狗友即出面帮他仇家杀死,从此落下命案,四处逃窜。4年后,他又回到上海滩,先给青帮“通”字辈流氓荣炳当司机,后又给季云卿当司机兼保镖。

那时青帮中人都私藏各式手枪,凡是损坏了就送回老头子季云卿处,交由吴四宝转给他开修车行的同乡,利用车行的车床设备去修,修好后,由吴四宝拿到郊外试枪,因此吴四宝枪法逐年进步,各种枪支由他试过,万无一失。在季云卿门下,吴四宝以心狠手辣而出名,又有一手好枪法。

(明日关注:流氓头子吴四宝)